

卵則方用事而旺安可殺哉且方是時非獨陽氣潛萌爲來丹而已爲魏黑卵者亦旣有其妻與其子矣是以原陰陽之道雖曰陽生於子陰生於午而陰中之陽陽中之陰其生其長其消其息有不可得而測究者明乎列子之斯言則其道思過半矣

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銀鎔之劍火浣之布其劍長尺有咫鍊鋼赤刃用之切玉如切泥焉火浣之布浣之必投於火布則火色垢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皓然疑乎雪皇子以爲无此物傳之者妄蕭叔曰皇子果於自信果於誣理哉

解曰銀鎔之劍火浣之布得於西戎之獻而非中國之有也

道藏輯要

冲虛至德尊經江通解

卷三

女集三

皇子局於耳目之見聞而不能博通乎物理之變異遽以爲無此物而傳之者妄非誣理而何列于此篇妙及於天地之袁若女媧之鍊石愚公之移山夸父之逐日扁鵲之治疾偃師之造倡來丹之手劍凡皆闡無內之至言以坦心智之所滯恢無外之妙理以開視聽之所闔如俾膚識淺聞之士皆自局於見聞而不能深求至理又焉能解其桎梏哉是其以此終篇之意也

湯闇解

萬物之出機入機隨其種性因其情想更相變易萬形萬狀則有大禹之所不能見伯益之所不能聞夷堅之所不能志者其

變可勝窮哉雖然其形則異其性則鈞龍伯之國其人雖大不殊焦僥之心智焦僥之人其形雖微不殊龍伯之悅惡焦頓爲細矣生理亦无不足鶻鵬爲巨矣性量亦無有餘大椿之壽亦終於死芝菌之夭亦旣有生昧者惑於物變之不齊不明夫其性之不易由是矜壽而傷夭就愛而避惡樊然殺亂終身役役莫之能止故列子假湯問以別其大小同異巨細長短要之以至道也求之此篇有若日之遠近小兒辯之而孔子不能決者有若扁鵲之治疾而使公扈齊嬰與其二室俱不能相知者是皆惑於形變而不知其本無不同也苟知其所同則无往而不一矣故蒲且子之弋可以用以釣弋釣之道可以用以治國鄭師文道藏輯要

冲虛至德尊經 江通解

卷三 女集三 美

伯牙以此而妙於琴子期以此而善聽飛衛紀昌以此而名於射造父以此而精於御偃師之造倡秦青之善謳亦以此道而已使數子者投其技而進乎道夫孰曰不然哉凡此萬物之化皆不能逃乎陰陽之運故終以魏黑卵以瞖嫌殺邱邴章來丹謀報父之讐焉雖然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將欲齊之必得其所以齊之道而後可如亦蔑然於萬物之變而弗顧以爲能齊物矣是猶掩目塞耳者自以謂莫之見聞何能制其坐馳之情哉終之以皇子果於自信果於誣理蓋爲此也